

才华是刀刃,辛苦是磨刀石,再锋利的刀刃,若日久不磨,也会生锈。

——老舍

■ 新生代

星星猎人

□ 南 音

他总是在白天观看星星。
“你又让我没完没了地收拾屋子。”我把四肢摆放在家里的不同位置,这样,她们就能很快地收拾好一切,我的四肢就是我的孩子。“你从来都分不清筷子和勺子。”我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,否则他在饥饿时很容易把灰尘当成面粉。屋子里在不停地漏水,我被淋成一个插满野草的土地,掉下来就是一个墨绿色的双星泡泡。“你把星星放错了位置,掉下来的雨水都成了你的星星。”

在白天我会失去这个和我相处三十五年的丈夫,他总会在夜晚出现,用透明的塑料杯装满捕获的星星。他擅长在雨天向我走来,屋子里落满他捕获的星星,“星星就是雨水。”他总是这样对我说,仿佛我很愿意忍受他的欺骗。

他是在一个下雨的清晨出现在我家的门前,我一见就知道他是一名教师,他要来为山村的孩子献礼。墨绿色的清晨让春天一去不复返,油棕色的土地长着白花花的野草根,路边的行人都把太阳穿在身上,他们的孩子有着白纸一般的翅膀,所有人都愿意在他们的翅膀上画画。

他在白天去学校上课,晚上和我居住在一起,处于对他尊重,我把房子借给他居住。外面狂风暴雨,我忍着疼痛吃天上掉下来的冰雹粒子,他们一进入我的肚子就相互打架,寒冷不习惯有温度的胃。

出于贫穷他成为我的丈夫,出于尊重我成为他的妻子。大概我们是在梦中举行的婚礼,一觉醒来他就成了我的丈夫,

我们经常在晚上一起做梦,做几次梦就结几次婚,我总是忘记我们到底认识多长时间了,他究竟在什么时候成为我的丈夫。对于记不清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,对于记得清的事情也从来不说,这样能避免争吵。

他爱上了在白天捕获星星的毛病,我一直觉得他得了肠胃病,他会没日没夜的放着臭屁,有好几次火灾都是被他多余的屁点燃的。“吃的太杂总会着火。”他把他的食物拿给我看,“枯萎的草根会在人的胃里发芽。”他总是这样欺骗我,我可不是一个三岁的小傻瓜。

人们把他从学校里赶出来,紫红色的胸膛瞬间瓦解,我捡起他破碎的心,用粗麻绳慢慢地缝补,我可怜的丈夫,缝补好的心竟要比正常人的心大六倍。“这不得不让我心思沉重。”

我被我的眼睛欺骗了,他并不是一名教师,可怜的山村孩子没能等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教师。我一提到这件事他就对我生气,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生气,他总是会用完没了的语言证明他在生气,是没有任何情绪的语言,你会被他没完没了的话搞成脑溢血。他一直都认为他是一名教师。“我能够教给每个人知识。”我把他的心重新安放在他的身体里,冰冷的紫红色血液在我的手心里抽搐成一张五官错位的人脸。“我能够教给每个人知识,但我永远也不会成为教师。”我开始怀疑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,他每天去学校,假装他仍然还是教师,假装每天都在上课。所有

人都在嘲笑他,他却毫无察觉,我是真的怀疑这个世界给了每个人一双不一样的眼睛。

很快,山村的学校就干不下去了,山村里已经没有教师了,人们都开始不约而同地选择逃离山村。“你知道,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。”他拉着我的手把他一生的浪漫都用尽了。母亲开始了一个人的逃亡生活,她已经八十多岁了,刚学会如何入睡就要学会如何行走。“你又把屋子弄脏了,要每天打扫才能避免他总是把灰尘当成面粉,他既是你的丈夫又是你的儿子。”我把母亲的生活变成湿漉漉的,我只要轻轻地拍她一下,她的身子就开始漏水。“你一出生把眼泪都安在了我身上。”我看着母亲把行李背在肚皮上,她走的时候,看了一眼家里的蛇皮袋子,把她的指甲全都埋在了土里。

他在荒凉的学校成为星星猎人,他总是在白天观察星星,用一个透明的塑料瓶,把星星装在里面。

“你为什么要在白天捕捉星星?”我把塑料瓶打开,里面除了有一股难闻的油漆味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样我想起了他不做教师的时候,他每天都会让我成为他的学生,他让我在生活中演戏,墨绿色的草皮叶子压在棕灰色的凳子下,我湿漉漉的小脚丫竖立在滴满木屑的凳子腿上。“我不愿意让大雨磅礴。”我冲出屋子,阻止了我脚底的大雨,为了某一件虚荣的事情,我把自己典当给了生活在幻境中的星星猎人。谁让屋子在白色的天空中移

动,谁就全身涂满黑色的油漆。混着油漆味的瓶子蹦出许多星星,那些星星一落地就成了我们眼中的石头。

我不能再忍受他的欺骗,他把很多事情都搞混了,他明明不是教师,明明把星星变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砂砾在磨碎我抽搐的紫红色乳房,星星猎人扛着枪在晚上出走,白天到达。



南音

本名刘锐,2000年生于沧州,现就读于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。曾获海南省诗歌邀请赛三等奖,作品发于《青年作家》《青春》等刊。

■ 老作家

“唾面自干”与“睚眦必报”

□ 张步云

“唾面自干”这个成语很多人是熟悉的,它出自《旧唐书·娄师德传》,讲的是武则天当政时,娄师德做了宰相。他处世圆滑,与人无争,是个典型的“好好老先生”。他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,赴任前,他对弟弟说:“我当了宰相,你又当了州的长官,皇后待我们可谓恩重如山,嫉恨我们的人一定很多。你上任后有什么办法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呢?”他弟弟思考了一下说:“如果有人向我吐一口唾沫,我也不着急,自己把它擦掉,这样忍耐总可以了吧。”娄师德听后仍然不放心,开导他弟弟说:“你这样还不算能忍耐。人家住你脸上吐唾沫,你也别自己擦掉,让唾沫自己干好了。如果你自己去擦拭,岂不更惹他生气吗?你应该不去理会,这才不积怨呢。”这就是“唾面自干”的故事。

我们看了这个故事,实在不敢恭维娄先生的“雅量”。难怪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批道:“好一幅乡愿!”什么叫“乡愿”?就是“外博谨慎之名,实与流俗合污之伪善”的

人。这种人“圆滑世故”、“无棱无角”,“事非关己不开口,一问摇头三不知”,只要不影响自己向上爬,对谁都“唯唯诺诺”、“伏伏贴贴”。娄师德就凭着这他超人的“雅量”,使他在险恶的官场里四处逢源。他自唐高宗上元初年任监察御史,到武则天天圣历二年死在会州任上,其间三十余年,出将入相,官运亨通。这三十年间,正是朝中权利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。武则天任用周兴、来俊臣等一般酷吏,屡兴大狱,杀掉唐室宗亲及大臣六十多人,朝野人人自危。而娄师德从未殃及,以功名终身,死后还受到武则天追赠表彰,全仗着他那“唾面自干”的功夫。

其实,如果一个人待人处事真能做到“唾面自干”,虽然有点超出常情,叫人感到太没骨气,过于“窝囊”,但还无关大局。如果做为一个朝廷命官,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,在国际纷争的外交场合,也采取“唾面自干”的态度,那可就有辱国格和人格了。历史上的“割地

赔款”“丧权辱国”“洋奴哲学”“爬行主义”等等,不就是“唾面自干”的翻版吗?

和“唾面自干”相反的就是“睚眦必报”,这个成语出自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。说的是战国时魏国人范雎,受到魏大夫须贾和丞相魏齐的迫害几乎致死。后来逃到秦国,改名张禄,受到秦王重用,拜为丞相,权倾朝野,利用秦国的势力报复了须贾,逼死了魏齐,把帮助他逃难的人提拔做了官,凡是对自己有过恩德的人也一定报复。史书说他“一饭之德必偿,睚眦之怨必报”,很有点“小人得志”的味道。起码也算是“小家子气”,没有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的肚量。

这一点就远远比不上淮阴侯韩信了。韩信贫贱时曾受当地恶少的“胯下之辱”,后来当了刘邦的统帅,协助刘邦打败项羽,建立了汉朝,官至王侯,衣锦还乡。当年曾污辱韩信的恶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韩信却不计旧怨,好言抚慰,还赏了

恶少一个“楚中尉”小官做。这一手很赢得家乡父老的交口称赞,比起“睚眦必报”的范雎来高明得多。

我们说一个人富贵显达之后,念念不忘贫贱时别人待自己的好处,能够做到“一饭之德必偿”,当然是好的。但别人对自己的小小得罪怀恨在心而“睚眦必报”,就不对了。应该宽宏大量一些,不计前嫌,宽以待人,立足于现在,着眼于未来,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

“唾面自干”与“睚眦必报”都是走向了极端。前者有悖于常情,后者太缺乏“肚量”,都是不可取的。

张步云

沧州市国学研究会会长、河北省作协会员。有《国学讲坛》《阅微草堂笔记解读》等十五部著作出版。

“沧州作家”投稿须知

“沧州作家”由沧州日报社与沧州市作家协会主办。是“沧州市作家协会”会刊。为综合性文学报刊。

征稿范围:

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影视文学等。

投稿要求:

1.来稿须原创首发。题材明确、作品新颖。忌教科书式、常识描述性空泛文字。

2.来稿文责自负。切勿一稿多投,严禁抄袭剽窃;字数2000字左右为宜。

3.文末注明作者简介、通讯地址、电话等信息。

4.本刊审稿周期为两个月,一经录用,编辑部会通过微信或邮箱反馈作者信息。作者也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《沧州晚报》的“沧州作家”版面查看。若在两个月内未收到编辑部的反馈意见,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。

5.编辑有权对拟采用的稿件进行修改或删除。

投稿方式:

以电子邮件方式投稿,稿件以word格式附件发送,并将全文粘贴于写信栏。

投稿邮箱:

czj9979@163.com

咨询电话:

15613769979



“沧州作家”公众号